

MIXIANZHANG WAIZHUAN

- 讲述一个县长自己的故事……
- 表述老百姓心中的真话……

有心栽花

——
祿县长外传

杨英国 著
作家出版社

有心栽花

——祢县长外传

杨英国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心栽花 / 杨英国 著 —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12
(幽默文丛)

ISBN 7—5063—2469—5

I. 有… II. 杨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8496 号

作 品: 有心栽花
作 者: 杨英国
出 版: 作家出版社
发 行: 作家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: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
经 销: 新华书店
责 编: 黎云秀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 190 千字
印 张: 8.5
版 次: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书 号: ISBN 7—5063—2469—5/I.2453
定 价: 19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平南县长祢清，年纪轻轻即掌一方大权。他目光高远，胸藏丘壑，喜笑怒骂中皆含工作。他牢记“民为邦本”，兴实业，广开拓，解积案，除顽恶，高扬着一首接一首的人间正气歌。

由于不谙世故，有悖权贵，结果开罪于一直提拔重用他的“恩人”，终于贻人口实，落入圈套，弄得个停职检查。有心栽花花不活。他问心无愧但回天乏术，禁不住举首长叹：“壮志未酬身先败，苍天有知，我当如何？”

作品立意新奇，底蕴深邃，文笔老到犀利而旷达，有着很强的真实性、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。

1

这几年坐惯了小汽车，今儿乍爬上个体户的大客篷，说实话，祿清还真有点不习惯。由于临近麦收，许多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农民都急着回家，这破旧的大客棚里，便人挤人货压货，显得异常拥挤，异常喧闹了。加之有人抽烟，有人吐痰，有人为使自己的屁股能够占领一块舒服地盘而争执吵架，车内就哄哄乱乱，很有些乡下赶会时闯进了牲口交易市场里的感觉。特别是那些从不同方位暗暗冒出来的汗味、馊味、狐臭味，更让人难耐——但也只能耐着。

绝对不是心血来潮，也并非有什么故弄玄虚微服私访的想法，祿清只是不忍让那位母丧在身的小车司机再来接他，所以市里召开的会议刚刚结束，他就瞒了上级与同事们，和秘书小程悄悄跑到了汽车站。不想，他们误了每天两趟的班车，只好坐这个体户的大篷车了。

车主是一对年轻夫妇。男的明眸大眼很俊俏，坐在驾驶位上和声细语脸带微笑，那种文静潇洒春意荡漾的神采，天生一副和气生财的面色。专管收钱售票的女子虽也不失为乡

下美人，但那与脸庞不太和谐的浓眉以及明显上翘的嘴角，却标志着这是位可看不可动的辣货。辣货果然货真价实，瞧着车里的人已经塞成鱼罐头，便开始很严厉却也是恰到好处地安排她的乘客。

自然界的动物，由于品种的关系，有的温良驯顺，有的残忍暴虐；人类由于秉性的原因，有的蛮横狭隘，有的和善豁达。眼前，车内的乘客并非全部和善豁达，就有那么几个人，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占有的势力范围，对车主的“调整”坚决反对。碰到这种茬，辣货决不生气着急，她先是瞪了一双勾人魂魄的杏眼冲他看，直到把对方看得醉了，蔫了，这才半嗔半娇地说：“您行啊，人大腕大牌子大，身下占着，手里攥着，人不敢动，神不能戳。可是，咱姊妹也得问问，为人在世都不易，你就能保证以后出门不给人挤到车门外吗？”无论人的秉性好赖，终究还是人。是人就得多少顾脸皮。辣货这么一顿也抬也摔也奚落，对方即使心中一百个不情愿，也得黑着脸子让出一方地界。当然，也有极少数泼皮赖子软硬不吃的，任她百般抢白，只是扭过头去装作没听到。辣货仍然不着急，撇撇嘴慢声细语地说：“好啊，你不迁就，我也不照顾，这车一快一慢可就是几百米，到时过了你的下车点，可别怨咱姊妹不义气了！”对方不傻，十分明白她话中含意，害怕彼时腿脚吃亏，只好把那到了嘴边的气话脏话就着唾沫咽回去，发狠地朝旁挤一挤，这就腾出了空儿。

大篷车里的人终于全部就位。

辣货大功告成，侧脸冲了驾驶座上的丈夫发威：“开车吧，还抻着干嘛？”紧跟着又添一句，“烟熏！”

车内立时爆起哄笑。

所谓“烟熏”，是这一带的“黑话”，专指在持家、行事特别是夫妻生活上都不怎么在行的男人。一般来说，男子汉对此是很忌讳的。但是，女车主的丈夫听了并不恼怒，只是轻轻地朝女人涮了一眼，便满脸笑相认真麻利地发动了汽车。

笑声和着汽车发动机的轰轰声慢慢离开了车站，驶出了市区。随着车速的加快，车内的喧闹声渐渐小下去，原来拥塞的人们通过这一阶段的筛晃，就像装满了玉米的麻袋经过墩实之后，里边又有了些许空余。这里不妨将古人的一句话做些篡改——“空间足而显礼仪”，当然，也可能是笑声冲走了刚才的阴郁，车厢里的气氛已不再紧张，似乎人与人之间都产生了一种理解，一种既能意会也能言传的快意，从而也就诱导出相互扶助相互谦让的亲密。人们开始交谈、递烟、插话、让座，彼此帮助安排行李、包裹、小孩、工具什么的。汽车内的容量好像扩大了，此刻纵使再有三五人，恐怕也能盛下。

2

祁清侧着半拉屁股坐在一张备用小凳上，他的左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小伙子头发直立，面孔黝黑，两道拧着的浓眉透着一股子犟劲。一件不太合身的旧白褂裹在厚实的肩背上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刚强憨实的青年农民。祁清心中一动，这小伙子好面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他又侧身看了看，忽然发现，小伙子的皱纹也与众不同，别人的皱纹横着，他的皱纹竖着。那立刀式的皱纹令他眼前一亮，真是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人转，原来是他呀。

小伙子右腿架在左腿上，膝盖头恰好顶住祁清的左肋。秘书小程掏出手绢擦汗，很不耐烦地盯着小伙子嘟囔了几句。祁清用肘尖捅捅他，示意不要多说话。他们的前边就是通道，一位腴大腰圆的汉子坐在马扎上，极舒服地倚住祁清一条腿，肥实的后背如同一组暖气片，锲而不舍地散发着热。祁清有些忍不住，然而看看前后形势，也只好继续忍着。因为胖汉的前边照样依葫芦画瓢，祁清一动，必是连锁反应，倘如此，刚刚稳定下来的大好形势，岂不又得乱了套吗？

忍吧，在许多情况下，忍字还是重要的，必须的，很有琢磨头的。人言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，如此看来，倒也不是什么疯话。

祢清正正在自我安慰，汽车忽然慢下来，就听女车主冷古丁地喊了一声，很麻利地打开了车门，眨眼间半搀半拽地拉进一位瘦高个儿。瘦高个儿手提一把保温壶，皱眉和笑颜很不协调地同时显现。女车主见状，热情更浓，将那人让在车门旁自己坐的小凳上，然后偏着身子挤到车门后的角落里。新乘客过意不去地望着她并作起身谦让状，肩膀头给女车主那软而细腻的手捏了一下又摁住：“您坐，您坐，我站着，习惯了。”新乘客领情就座，随之将手插进衣袋，样子极像掏钱买票，女车主眼睛一溜，很麻利地摁住了他的手：“啧啧，见外了吧？以后说，以后说……”一种婉约谦和并且极富情韵的嗓音在推委陪笑中流溢开来，若非亲眼所见，祢清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就是刚才那位曾经柳眉倒竖的“辣货”。

瘦高个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手像闪电一样将尚未露面的钱塞回到兜里，心安理得地闭目端坐。是熟人，亲戚，或者……？祢清盯着那瘦高个儿猜测了一百个可能又一一否定，忽然一咬嘴唇，暗笑自己天真得可以，自古以来，愿打愿挨的事多着哩，替人家操这许多闲心，费这许多脑筋，不是犯傻吗？

车到一个镇子上，停下了。有上车的也有下车的。下车人中就有那位瘦高个儿。车门关上后，瘦高个立在外边，像大官送部下出征般冲着车内慢慢招手，女车主隔着玻璃也招手，脸上同时堆满着诚恳而留恋的笑，那情景很有些依依惜别的味道。可是，汽车开出十米远，她马上换了面孔变了颜色，杏眼

突立，上翘的唇角也树叶一样地抖动、抽搐，紧接着，一句不像出自女人之口的脏话喷出来：“操你姥娘，个挨驴攘的，让狗日了的，一回回光沾便宜，省下钱给你老妈买药喝吧！”

祢清很惊奇，欲问，不知从何开口。不问，又闷得难受。终于憋得捱不住了，便陪着小心问女人：“大嫂，刚才那位高个儿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俺儿！”对方回答很干脆。答毕，就极迅速地恢复了原来的活泼面容，有说有笑，又收钱又卖票，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一车的人陪着她笑。

汽车在人们的笑声中驶出了镇子，可能是由于气氛的热烈，也可能是坐累了，一直靠在祢清腿上的大汉这时终于直起了腰。他回过头来，像报恩似地向祢清解释：“我说年轻人，那人是谁你甭问，总而言之，反正当儿的不能比娘大。这年月，还不都是图个相互照应吗？啊？”

祢清点点头，好像明白了个中蹊跷。车内本来就热，窗外的热风又不停地刮进来，他愈发觉得烦躁憋闷，终于憋出了一身汗，一身大汗，赶紧掏出手绢来擦。他刚擦了几下，女车主忽然又叫起来：“日你妈的，通道里坐着的，趴下，快趴下！”那变音变调地紧张劲，像电影里的难民途中遇到了敌机轰炸。

随着女车主的吼骂，通道上坐小凳子的乘客像割倒的麦子，先后不齐地伏下了。前边两个动作慢了点，被女人咬着牙摁在了腓底下。车速渐渐慢下来，慢下来，尚未停稳，一个在路旁值班的大沿帽就急匆匆地走上来，一边望着后面相继跟上来的汽车，一边粗着嗓子朝车里吼：“超员了，是吧？”

“哪能呢，哥们儿。”女车主的笑音连同媚眼一起送到窗外，“改天到市里去，我可得捎着你呀！”

大沿帽不屑地一侧头，汽车就如出笼的狼，“呜”一声跑了。跑出挺远，祢清前边的胖大汉子在受不住，冒险犯禁地先自直起了腰，大脑袋意外灵活地环顾前后，腆脸冲女车主喊了句，“平安无事哦！”女车主神秘地挤了挤眼睛，发出一声车铃般的脆笑。笑声未停，人们便相继抬起头，直起腰。

汽车继续前进，胖汉没话找话：“我说大妹子，这大沿帽是不是也常免费搭你的车啊？”

女车主没回答，她此刻正望着窗外远方的麦田，脸上一副半欣慰半伤感的神色。胖汉尴尬了一阵，只好自找台阶，回头找祢清拉起话来：“我说年轻人，看到没，现下就这样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图个相互照应嘛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祢清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身侧的青年农民忽然间抢上来：“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在外边跑的人凑巧相互照应，乡下，乡下可就他娘那个驴壳子的两回事了。”

胖汉听了咧咧嘴，朝对方瞥过一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眼神，便将目光投向窗外，吹起了口哨。

车内，空气一下子又显得沉闷了。

3

祢清好像耐不得这种沉闷，他仔细地看了看身旁的青年人，这才发现他左臂上吊着一条白绷带，明显的是硬伤。小伙子的口气和特殊形象引起了祢清的好奇心，就问他胳膊是怎么伤的。小伙子语气挺随便，说是跟一头半吊子驴怄气弄伤了。祢清笑嘻嘻地摇头说不信，再追问，可小伙子再不理他，却转而冲了刚才有意冷落他的胖汉找话茬：“我说老大哥，在乡下只有老百姓照应老百姓，没有像大沿帽那样当官还照应老百姓的。你信不信？”

胖汉一脸的假笑，只是不予回答。显然，胖汉人胖心虚，是个尽量避免惹是生非的人。然而，祢清却对小伙子的话感兴趣，他侧过身去，以赞许的眼光看着小伙子，很明显是鼓励他继续说下去。

以往，同事们常说祢清的眼睛有种特殊的魅力，他如果想让你说心里话，用不着刨根问底死死追，只消眼神柔和地望你一会儿，你就会对他有什么说什么。有人问他有何奥秘，他说沾了《情绪心理学》的光。是真是假，无人深究。说来倒也灵

验，这霎，小伙子侧过身来只和他对视了几秒钟，竟就高喉咙大嗓门地打开了话闸。他说村里搞提留老百姓没意见，老早年里就传下的皇粮国税嘛。可气的是村干部从中抽份子榨油捞好处，把人们坑苦了。他说挖河修沟谁都赞成，兴修水利造福人民嘛。让人气恼地是带工领工的从中贪污吃回扣，要知道这些钱物可是人们指头缝里挤出的水利款血汗钱哪。他说计划生育利在当今功在千秋嘛，人们明白这个理。然而，有的村干部封住人家畅开自己的，三五成对下崽子，倒让别人断子绝孙，能让人服气吗？

祢清冲他点点头，表示深以为然。小伙子受了鼓舞，也可能说顺了口，便要继续讲演，那边女车主却发了怒：“三子，你还嫌惹的祸小是不是？有这么胡嘞乱喷的，就不能留着唾沫暖暖心吗？”

哦，原来是一家人。听女人的口气，至少他们是近门亲戚。祢清心里想着，很遗憾小伙子的话给打断。

汽车在沉闷的空气中行驶着，麦香与热风不断地从窗口涌入，让人一时分不清是享受还是难受。被女车主称作三子的青年人可能终于憋不住，冷古丁又冒出一句说：“嫂子，事情到了这份上，我还怕他娘个壳子，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了，走到哪里说到哪里，争不过他也落个嘴上痛快。”

“那也不能乱说。”

“我想说，就愿说，看谁能把我扛起来戳戳！”

“你愿说，人家可得愿意听啊？”

“谁不愿听也好办，薅把驴毛塞上耳朵。”

三子话音刚落，车厢里就乱成一片，有笑的，有骂的，还有皱着眉头作沉思状的。混乱中，祢清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明

了三子的家乡住址，正要和小程说几句，不想前边的胖汉又开口了：“我说小兄弟，家里是家里，外头是外头，家里的事你说得再玄乎，谁也没见着是不是？这就叫收麦子别拉谷子的呱，是黄是白，秋后见成色。为人行事嘛，得看个节令。对不对啊？”他转着脑袋问大伙，大伙不知他话中的真实意思，所以回话的不多。胖子觉得挺扫兴，啧啧两下伸伸懒腰道：“我操他个破车，把个人来活活颠煞！”

胖子只顾嘴上痛快，不想一下捅了马蜂窝。因和三子拌嘴一直怒气未消的女车主终于有了发泄的茬口，她柳眉倒竖，口角吊起，那声音那话语就像戳麦个子的禾叉，既快又狠：“哎哟，我说那位压死骡子撑死驴的大哥哎，也是的，你要大小当个官，即便指头肚这么大的，也不用在俺这破车里挤出一身白毛子汗了吧？没听说么，今春咱县里来的官，怕前任县官的肝病传上他，硬是各乡镇敛起一两万买了辆外国进口的小轿车。那多舒服，多排场，出出进进，就跟躺进水簸箩里似的。人就是这样，有那个块头，还得说有那个派头。有那个派头，还得说有那个福分才行哪——噫！”

女车主的嘴就像打机关枪，一顿扫射把个胖汉打懵了。

车内一片唏嘘，人们不知是同情胖汉，还是惊叹这女人的嘴茬。

而祿清呢？祿清的心此时正在刷刷地打着旋儿，喉管也像给人捏住，憋闷又难受。他想，俗话不俗，真是哪个坟上也有屈死的鬼呀！

祿清是今年春天调到平南县的，来时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，前边自然要冠以“代”字。在随之召开的走形式般的人代会上，代表们象征性地投了投票，他这个代县长就顺理成章地

当上县长了。

女车主刚才关于县官买新车的话，说得无异就是他祿清。然而，事实的真相讲出来，却一定让你哭不得笑不得。去年祿清调到这里时，县里派车到市里去接他，旧官接新任，也怨祿清生性诙谐，上车伊始就和原任县长开玩笑，说你老小子得过肝炎病，这一走，就把满车的病毒全留给我了。尽管这是句再普通不过的玩笑话，尽管因是老熟人信口开河习惯了，然而同车来的办公室主任却把这话记在心里，并且相当负责。回到县里后，主任便吩咐部下整治车。其实，并没换新车，只是把车厢里头的“下水”都改成了新的。这些，祿清当时并不以为意，他哪里想到竟会传得这么邪乎呢？倘若今天不坐这趟大篷车，他是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背着一口“黑锅”的。当然，此时此情下，祿清绝对不敢争辩也不能争辩，他惟一能做的仍是那个“忍”字。

仓颉造出这个字来，伟大！

一路的顺风，一路的颠簸，一路的噪乱，一路的欢乐。汽车停停站站历时两小时又四十七分钟，终于打着呵欠进站了。

4

从汽车站到县政府，有一段不近的路程。祿清和小程恰好又与三子同路，所以就没叫出租车。他们一路走来，说话拉呱，很是投机，不知不觉间，祿清就把三子刚才没说完的话套了出来。

三子是这平南县李庄乡的农民，因为果园种植的承包合同问题和村主任打了架。其实，过程并不复杂，承包合同的签订是主任一手搞的鬼，主任自己填好了合同内容又自己按上了手印，秋后算账，却说是大伙当时让他代办的。主任是个大家族，既有权，也有势，人们害怕村主任的权势，也不心齐，犟不过，明显的没有完成合同规定，只好认罚。罚就罚吧，谁让咱是小民百姓了呢，上当挨宰只一回，就算哑巴让狗日了，说不出心中有数就是了。不料，这位主任见大伙头皮软，好捏巴，便得势不饶人，今春在果园续包合同上又要来那么一手。人们有了教训，早已瞪大了眼盯着，探得了消息，便公推三子这位胆大心直敢说话的去找主任讨公道。三子铁肩担道义，很痛快地去主了主任家。当时，主任在家正

陪着乡长喝酒，主任听他说明来意，倒也没有发怒，还很客气地让他陪着喝了两盅。可是，到了下午，主任睡了一觉好像醒了酒，提着根拌草棍子找到门口来，说是三子有意在乡长面前掰他的面子出他的丑，声言要教训教训他，让他这个不识数的小子明白天下叫驴都是长蛋的。以三子的脾气，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服软，就和主任闹翻了。闻声而至的村民中有几位实在捺不住，便大着胆子上来帮腔说话。主任大怒，喝骂他们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，在人群中抡起拌草棍子当头劈下，三子首当其冲，躲避不及，被他手起棍落砸在脖子上，左侧的锁骨就生生地砸折了。他疼痛难忍，去本乡派出所告状，派出所里的警官认识他，笑着摸了摸他的锁骨说大不了只是一条缝儿，不碍事，回家吃顿牛肉就好了。他只好先去乡医院里治伤，乡医院的医生仔细查了查，没说什么，只是皱着眉头给他上了夹板，一夹就是两个月。他带着夹板告到县法院，县法院也说不碍事，还说硬梆梆一个小伙子，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。不是有句话叫做“轻伤不哭重伤不下火线”么，回家抻抻筋骨运运气，照样能干活。三子见告状不成，走出那个大铁门骂了句“我日你们不说理的妈”，到饭店吃了顿包子也就忍了。回到家后多方打听，才知主任早到乡里县里找熟人垫了话，说承认他打了三子，但那是在歹徒围攻下的正当防卫。恶人先告状，更何况历来都是官官相护呢。

前些日子，三子看了场电影，大意是一位年轻妇女因为丈夫的胸骨被村主任踢伤而到处打官司，末了居然还打赢了。他这才明白，即使骨头给打出个缝儿，也是犯法的，也是要判刑的。主任是不是正当防卫，自有在场的许多人做证，只要盯住理，准胜。于是，他这才又乘了哥嫂的车到市里去告状。不